

韩国媒体语言治理及其社会影响

张文 孟刚*

吉林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论文深入考察了韩国媒体语言治理体系, 探讨其特征及社会影响, 并总结对中国媒体语言治理的启示。韩国制定《国语基本法》《广播法》等法律, 通过动态监测媒体语言使用、制定专项指南等措施, 结合教育及技术手段, 构建了规范化、多层次的媒体语言治理体系, 有效提升了国民语言规范意识, 促进了媒体语言的标准化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可以借鉴韩国经验, 构建兼顾规范性与包容性的中国特色媒体语言治理体系。

关键词: 韩国; 媒体语言治理; 语言规范; 政策体系

The Governance of Media Language in South Korea and Its Social Impact

Wen Zhang Gang M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 language governance system in South Korea, explor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mpacts, and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governance of media language in China. South Korea has formulated laws such as *The Basic Act o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Broadcasting Act*.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use of media languag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special guidelines, combined with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means, it has constructed a standardized and multi-level media language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ystem ha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national awareness of language norms and promot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edia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China can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 to build a media language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normativeness and inclusiveness.

Keywords: South Korea; media language governance; language norms; policy system

0 前言

传统媒体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等;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概念,在现代主要指网络媒体,“自媒体”“全媒体”“融媒体”等概念^[1]。媒体语言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包括报刊语言、广播语言、电视语言、网络语言^[2]。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3]”。新媒体语言治理是在新媒体语言研究、语言治理工作演进中产生的新命题^[4]。媒体语言治理不仅涉及语言规范化问题,还包括通过语言传达价值观、塑造社会舆论和文化认同等重要功能。国办发在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语言文明教育,强化对互联网等各类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和管理,坚决遏阻庸俗暴戾网络语言传播,建设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6]。语言是助力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5]。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语言治理体系,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课题。韩国在媒体语言治理方面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考察韩国媒体语言治理具有重要的学术及应用价值。

1 韩国媒体语言治理的政策体系

1.1 制定法律、行政命令、规定,为媒体语言治理提供保障

1.1.1 《国语基本法》和《广播法》中的媒体语言治理政策

网络等新媒体语言以其特有的语言环境,对现有语言规范提出了挑战。因此,国家政策制定部门有责任根据网络语言发展的现状对网络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加强网络相关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7]。韩国制定了《国语基本法》和《广播法》,明确规定了对媒体语言的要求。《国语基本法》第十五条第 1 项规定:“为了弘扬正确的国语文化,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应利用广播、网络等积极宣传国语文化,施行国语教育。”第 2 项规定:“广播、网络等大众媒体应该引导国民使用规范的国语。”《广播法》第 8 项中规定:“广播应助力标准语的普及,促进语言醇化。”《国语基本法》的重点是语言规范,强调媒体语言在宣传国语文化,引导国民语言生活方面的作用;《广播法》则重点强调了媒体语言在促进语言规范和推广标准语中的作用。

1.1.2 《国语基本法施行令》中的媒体语言治理政策

为保证《国语基本法》的顺利实施,韩国颁布了《国语基本法施行令》,其中第 2 条第 1 款确定了国语使用情况

的调查对象,第3、4项确定了媒体语言相关调查事项: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等大众媒体的语言使用状况。歌谣、电影、广告等的语言使用状况。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要定期对媒体语言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内容,对不符合韩国语规范的内容提出相应的改善方案并制定国语发展计划。”《国语基本法施行令》中媒体语言的相关规定重点在于开展媒体语言使用现状调查,掌握其使用动态,为国语发展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1.1.3 相关规定中的媒体语言治理政策

①广播纲领(KBS)。

KBS的《广播纲领》中第3项规定:“广播应致力于民族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不能使用贬低或侮辱民族传统艺术的表达;不播放影响社会优良传统的内容。第4项规定:广播应促进国语文化的普及,使用标准语和醇化语。”第11项规定:“广播不能播放损害婚姻纯洁性和家庭生活的内容,应重视男女平等,不得贬低任何一方。”

②广播审查规定。

广播通信审查委员会的《广播审查规定》中第51条规定:“广播应使用规范的语言,促进国民语言生活的规范化;广播不得使用不规范的语调、语气等。”第52条规定:“从国语醇化方面考虑,广播应慎重使用外语与方言。”

总体而言,媒体语言相关的法律、行政命令、相关规定强调的是语言的规范性、文明性,以及其在推广标准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引导社会公序良俗等方面的作用。由此可知,媒体语言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引导语言规范和语言文明方面,也体现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

1.2 调查媒体语言使用现状,掌握媒体语言动态

韩国主要通过政府机构监管、学术研究、AI与大数据监测技术等多层措施对媒体语言动态进行监测。这些措施为韩国掌握媒体语言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语言治理方式,确保媒体语言的规范使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1.2.1 政府机构监管

韩国国立国语院是负责韩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治理的执行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定期分析媒体语言的使用情况并发布相关报告;对媒体中出现的新词、流行语等进行监测;同时,针对媒体语言的不规范使用(语法错误、词汇使用不当等)制定相关指南,提供标准化的语言建议。主流媒体作为语言治理中的重要主体,是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践行者,是国家语言规划的关键领域^[9]。在政府网络巡查方面,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重点监管主流媒体的语言使用规范。例如,2025年3月,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对多家主流广播电台节目进行了审查,发现部分节目内容存在不当的语言表述。基于此,KCSC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提供意见陈述。

1.2.2 学术研究

韩国学者积极探讨媒体语言的使用及其社会影响。部

分学者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探究新闻、社交媒体等媒体的语言使用情况。例如,吴世内以韩国广播公司和新闻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研究了20世纪韩国广播媒体中方言的使用情况,并讨论了韩国社会对媒体中使用方言态度的变化。尹汝卓采用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初中和高中学生及教师的互联网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在学校中媒体语言的使用情况并提出了改进方法。学术研究能为韩国的媒体语言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

1.2.3 大数据与AI技术监测

语料库建设:韩国国立国语院构建了面向全民的免费语料库分析工具。该工具能够以图表和词云形式直观呈现语言使用规律,同时配备“共现索引”功能,可显示特定词汇的高频搭配组合,帮助使用者掌握规范表达方式和语言使用语境。该语料库支持新闻、日常对话语料库的词汇及形态素分析,整合了五款开源形态素分析器,可进行丰富的词汇分析和扩展功能。构建语料库能提升韩国媒体语言管理的效率与便捷性。同时,语料库的无偿开放亦将在促进韩国语言规范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AI语言分析:韩国政府与科技企业合作,共同研发人工智能语言监控系统,用于监管媒体内容中的不当用语,并能够追踪网络流行语及外来语的使用频率。以韩国国立国语院开发的人工智能话语评价系统为例,该技术能够监测和分析嫌恶发言等不当语言的使用情况,可用于监控公共对话、社交媒体内容、在线社区等,在韩国维持数字空间健康、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3 制定媒体语言规范指南,为媒体语言治理提供指导

韩国制定了多部媒体语言规范指南,为媒体语言治理提供指导。2019年,国立国语院与乐天集团共同发布了《居家购物语言使用指南》。

根据表1《居家购物语言使用指南》的内容,其关注点在于语言的规范性与文明性。该指南从字幕、对话、话语策略三个方面指出了电视居家购物广播语言的错误,并提出了修改方案,为居家购物广播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2020年11月,国立国语院发布了《灾难广播语言指南》,提出了灾害发生时报道的优先顺序:事故及灾害状况、气象特报发生的状况、后续气候预报、灾难发生时的应对方法,并提供了具体示例。该指南被制作成小册子分发给各电视台,在国立国语院网站也可以下载使用。

2022年1月,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和韩国智能信息社会振兴院共同发布了《主播必备数字伦理指南》,旨在介绍主播在产出或提供内容的过程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行为和遵守基本的数字伦理所需的一系列价值和原则。该指南共由数字伦理、版权、人格权、有害内容、广告五部分构成,用于规范网络空间。

表 1 《居家购物语言使用指南》的内容

分类	错误类型
字幕中的错误表达	不合规范的标记 影响语义的错误标记 不必要的外文标记
对话中的错误表达	外来语和外语的误用和滥用 错误的称呼语和指称语 非正式的语言 不合语法的表达 低俗的表达 歧视性表达
话语策略中的错误表达	营造氛围策略 介绍产品功能、效果的策略 强调专业性的策略 强调购买机会和利益的策略

1.4 强化（新）媒体语言教育，提高媒体交际能力

随着网络的发展，个体媒介素养成为评估信息效果的重要因素。媒介素养越强，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更显著^[9]。因此，韩国十分注重媒体素养教育。媒体语言教育在韩国《国语教育课程标准》第一版中就已出现。之后，第五版和第六版将媒体语言教育反映到了阅读教学中，如媒体阅读方法等。在第七版中提到了网络、多模态媒体的应用；在 2015 年修订版中，媒体资料成为韩国国语科目的教学学习资料。另外，韩国在高中阶段开设了选修科目《语言与媒体》，并开发了对应的教材，这标志着媒体语言正式在韩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其培养目标为：培养学生掌握国语语法和媒体语言特征，准确、有效地使用国语和媒体语言，为国语文化发展做贡献。

在 2022 年修订版中，高中阶段不再开设《语言与媒体》科目，取而代之的是选修科目《媒体交际》，其开设目的是关注数字媒体对个人与社会交际文化的影响，批判地探索媒体交际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形成规范的交际文化。重点是探究媒体交际的方式与文化，培养批判反思的态度。其培养目标为理解现代社会中媒体的特征，探究、反思媒体交际现象，批判地接受、创造性地产出媒体资料，培养交际文化所需的媒体交际能力。与《语言与媒体》相比，《媒体交际》在培养目标和内容上更宏观，不仅局限于媒体语言，而且从媒体的类型与特征入手，从宏观视角关注媒体资料的理解与产出。

2 韩国媒体语言治理体系的特征

韩国媒体语言治理体系以法律及政策保障为基础、技术赋能为支撑、教育渗透为长效手段，通过多样化的治理策略，实现了语言规范与社会文明的双重目标。

2.1 治理体系完善

①法律与政策保障。韩国以《国语基本法》《广播法》等法律法规为核心，辅以《国语基本法施行令》《广播审查规定》等行政命令和行业规范，构建了多层次的媒体语言治

理框架。

②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韩国的政府机构定期调查媒体语言使用现状，结合学术研究、AI 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动态调整治理策略。建立了语料库和 AI 语言监控系统，实时监测不当用语并推动语言规范化。

③教育体系深度融合。韩国将媒体语言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课程，从小学到高中分阶段培养语言规范意识与媒体素养。2022 年修订的《国语教育课程试行方案》强调了在选修课中开设媒体教育方向，通过媒体教育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现代媒介进行沟通和表达。

2.2 治理手段多样

①柔性推广与强制规范结合。韩国通过公共宣传、媒体指南等对语言规范进行引导。另外，通过法律强制规定媒体语言标准，对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分。

②技术赋能治理。韩国利用 AI 和大数据技术监测媒体语言的使用情况，提升媒体语言治理效率。另外，韩国也注重开发针对特殊群体的信息传达技术，确保语言服务的包容性。

③多方协作机制建立。韩国通过政府、学术机构、媒体行业等协同合作的方式，提高媒体语言治理成效。如国立国语院联合企业发布《居家购物语言使用指南》，广播通信委员会与科技企业共同开发监测工具。

2.3 重视语言规范和社会责任

①高度重视媒体语言规范。媒体发展对大众意识和社会认知起着关键作用^[10]。正确规范语言传播，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因此，韩国在法律法规中明确禁止媒体使用歧视性、暴力性词汇，限制非敬语、方言及外语的滥用。另外，韩国制定了覆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专项指南，细化了语言规范要求。

②语言文明与社会责任并重。“语言是认同或身份的象征符号^[11]。”韩国重视媒体语言对公序良俗的引导作用，要求广播内容维护婚姻纯洁性、性别平等及传统文化，通过舆论调查和公众反馈机制，平衡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

③关注特殊人群。2022 年起，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开发了面向弱势群体的灾难信息技术。该技术能将信息迅速转换为网络手语影像和语音解说等广播形式，使特殊群体能够迅速且便捷地获取灾难信息。

3 韩国媒体语言治理的社会影响

3.1 国民语言意识发生改变

随着媒体语言治理的深入实施，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得到了重视，韩国国民对于公共语言环境的维护展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和责任感。例如，2021 年，韩国智能信息社会振兴院对 112 名新媒体平台创作者（拥有 1000 名以上订阅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据调查，对于数字伦理教育的必要性，91.9% 的受访者表示认同，并且有 83.9%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

能够接受相关的教育；93.6%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积极学习并运用相关指南。

3.2 媒体语言规范化

从广播语言等传统媒体语言，到网络语言等新媒体语言，再到灾难报道语言等应急语言，韩国通过完善的媒体语言治理体系，使得媒体语言更加规范化，社会文明程度得以提高，媒体语言规范意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根据韩国媒体振兴财团 2021 年的“Youtuber 认知调查”显示，93.3% 的受访者肯定了由平台运营商、企划公司、公共机构等主体负责的伦理教育。在进行新媒体创作时，创作者应积极遵循规范、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

3.3 教育效果

根据韩语媒体教育课程的设计来看，其目标是培养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沟通素养，提高学生在语言表达上的准确性与规范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包容性。另外，媒体语言教育重视提升对方言、青少年用语和老年用语的理解度，减少他们在跨代沟通中因语言差异带来的误解。通过媒体语言教育，韩国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提高学生在辨别虚假信息和偏见性语言方面的能力。最后，通过多模态教学（结合文本、图像、视频等方式），能够提高课堂互动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注度也能有所提升。由此可见，韩国媒体语言教育在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社交媒体沟通素养、语言包容性、批判性思维和课堂学习成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韩国的媒体语言治理以多层次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动态监测与 AI 技术赋能的治理手段、融合国民教育的语言素养培养机制，有效提升了韩国社会的语言文明水平，实现了语言治理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韩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媒体语言治理需兼顾语言规范与社会责任，用技术赋能语言治理，在教育渗透中培育共识，最终实现语言生态与文明发展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韩国媒体语言治理体系的考察，中国可借鉴其“兼顾规范性与包容性”的治理框架。另外，更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探索更加完善、多样的本土化治理路径，构建中国特色媒体语言治理体系。对中国而言，一方面，需立足本

土语言文化生态，注意结合多民族语言共存的语言生态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完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同时，通过 AI 技术升级助力媒体语言监测；另一方面，应注重教育对于媒体语言治理的根本作用。中国和韩国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媒体语言治理体系。因此，双方可以积极进行交流与合作，通过建立媒体语言治理对话机制，共享技术经验与政策案例，共同探索多语种、多模态背景下的媒体语言治理路径，为全球数字文明时代的语言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

- [1] 陈丽湘.政策网络视域下的媒体语言治理初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6):39-43.
- [2] 郭龙生.媒体语言研究的新思路[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2):10-13.
- [3] 王春辉.关于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语言战略研究,2020,5(6):8.
- [4] 马若宏,杜敏,杨焱.新媒体语言治理的学术内涵、关键问题与实践维度[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5):1-7+21.
- [5]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EB/OL].[2025-03-19].
- [6] 李雨欣,于鹏亮.主流媒体标题中网络流行语的应用[J].新闻前哨,2023(16):29-32.
- [7] 张媛媛.新媒体时代网络语言的理性审视及治理路径[J].传播与版权,2022(6):96-99.
- [8] 陈丽湘.政策网络视域下的媒体语言治理初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6):5.
- [9] 郑晓琳.媒介素养对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影响研究——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17):138-139.
- [10] 刘洋,张翠艳.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女性语言符号传播治理分析[J].东南传播,2024(1):112-116.
- [11] [澳]霍格.社会认同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张文（2002-），女，中国宁夏固原人，硕士，从事韩国语言学研究。

通讯作者：孟刚（1988-），男，中国山东潍坊人，副教授，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韩国新媒体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L19CYY010。